

世间的所有离别，
都只是相遇的开始。

将离

*Paeonia
lactiflora Pall*

童亮
著



P A E O N I A L A C T I F L O R A P A L L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世间的所有离别，
都只是相遇的开始。

将 离

Pae nia
lactiflora Pall

童亮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 ZHOU WENYI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将离 / 童亮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6.7

ISBN 978-7-5500-1786-3

I . ①将… II . ①童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31177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[http: //www.bhzwjy.com](http://www.bhzwjy.com)
E - m a i l bhzwjy0791@163.com
书 名 将 离
作 者 童 亮
责任编辑 童子乐 周振明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16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786-3
定 价 3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171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 录

- 第一章 花宰相 / 001
- 第二章 井中鱼 / 019
- 第三章 将军坡 / 057
- 第四章 明白庵 / 129
- 第五章 若将离 / 154
- 第六章 山长对 / 170
- 第七章 喜鹊药 / 180
- 第八章 中秋夜 / 212
- 第九章 铜钱钟 / 243
- 第十章 纸马河 / 270
- 第十一章 苦丁茶 / 289
- 第十二章 爱生怖 / 302
- 终章 / 315

第一章 花宰相

太爷爷出生的那天，老祖偷偷用一个藏蓝色布包藏好了九百个铜钱。每当太爷爷吃喝或者生病需要花钱的时候，老祖就从藏蓝色布包里拿。老祖早早做好了准备——当布包里的钱全部花完的时候，就是他跟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分别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父子之缘耗尽的时候。至于那时候太爷爷是生病去世，还是溺水而亡，抑或是遭遇其他预料之中的意外，老祖并不清楚。老祖清楚的是，太爷爷出生在这个家里就是为了这九百个铜钱而来，花完就走。

为此，老祖将太爷爷取名为“马将离”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又遭火灾人祸，现存的残缺的《马氏家谱》已经查不到老祖的名字，仅存一幅身穿前清官服肃然坐在太师椅上的老祖画像。但太爷爷“马将离”的名字还能找到。老祖给儿子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很明显：将离将离，将要离去。自然，这个名字遭到了其家人反对，以为不祥。老祖却说家中没有读书人，说将离是芍药的别称，是花中宰相。古人评花牡丹第一，芍药第二，牡

丹是花王，芍药是花相。他希望儿子将来不做出头鸟，又不甘落人后，保持中庸。

其实老祖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这个孩子即将离去，不要给这孩子太多感情，不要寄予太多希望。

所以当仆人非常欣喜地告诉他，夫人生下一个男孩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喜悦，反而冰冷如霜。

孩子满月的时候，老祖借口公务繁忙，没有办满月酒。

他以为不到一年那九百文就会用光，太爷爷就会夭亡，没想到马将离满岁的前几天，藏蓝色布包里还有十几文钱。

看着那十几文长了绿锈的铜钱，老祖想起了夫人生下孩子前一晚遇到的怪异事情。那时夫人已经疼痛两天，就是生不下来。老祖等得两眼通红，实在困得不行了才回屋里眯了一会儿。傍晚时分，老祖疲惫不堪地醒来，又去夫人待产的房间。

快走到产房门口的时候，老祖看到两个人背对着他堵在门口。那两个人，一个高高瘦瘦，如站起来的马；一个驼背佝偻，如爬行的龟。

老祖家里有不少仆人，但高没有高成这样的，矮也没有矮成这样的。

老祖心中纳闷，正要上前询问，却听到那两人窃窃私语。

“他怎么到这户人家来了？”说话的是那高瘦的人，是中年男人的声音，嗓子嘶哑。

“他是来讨债的。这户人家欠了他九百文钱。”那佝偻的人是位老太太，头发雪白，声音虽小，却透露出难以掩饰的威严。她的背高高拱起，如同驮着一座山。

“马师爷这么有钱，怎会欠他区区九百文钱？”高瘦的人问道。

老太太说道：“欠债是前世的事，谁知道前世的马师爷是不是缺钱？”

一阵阴冷的穿堂风吹过。老祖打了一个寒战。

老太太稀薄的白发飞起，仿佛蒲公英一般要离开头皮而去。

老祖做过师爷，后来又做过代知县，留给后世的那幅泛黄画像便是他做岳州知县时画的。老祖为人正直，且家底丰厚，自认为从来没有欠过别人什么东西，不知道那两个人为什么说有人要来这里讨债。

老祖正要迈步上前，追问到底是谁要来讨债，却被那高瘦的人接下来一句话吓得停住了。

那高瘦的人说道：“为了九百文就投生到这里做马师爷的儿子，这又何必？”

老祖浑身一冷。这句话比刚才的穿堂风还要厉害！

老太太威严道：“你真是少见多怪！你没听说过讨债鬼吗？他们都是这样讨债的！”

“我确实没有听说过。可是既然今生成了父子，便是血缘至亲，怎么能为了前世的一点儿钱而撕破脸皮，彼此不顾？这多让人寒心！”

威严的老太太也不忍叹道：“唉，此生是此生，前世是前世，果是果，因是因。他来的目的就是如此，前世一旦开弓，此生就没了回头箭。他用掉九百文就会走，没有办法挽留。是病就治不好，是劫就躲不掉。”

那高瘦的人不知道讨债鬼，老祖却听说过许多回。

在岳州这个地方，年幼的孩子死了就会被称作“讨债鬼”，意思是父母前世欠了他人的债，他人投胎于此，以早夭为讨债手段。据说这“讨债鬼”从小就能看出端倪来，喂奶会吐，喂饭不吃，晚上哭闹，常常生病，其目的就是让“欠债”的父母忙来忙去，备受折磨，最后一场空。这才算还了债。

因此，有些淘气但并不是讨债的孩子，大人们也会痛斥为“讨债鬼”。

老祖虽然知道“讨债鬼”，但一直认为是人们在悲痛之余自我安慰的说法。人们总需要用一些不着边际的理由来安慰自己。

老祖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他身上，并且让他提前预知。

“好像要出来了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！”高瘦的人将耳朵贴在门上听。

老太太点头，推门而入。

老祖急忙跟着进门。

老祖的脚才跨进一只，马上被接生婆推了出来。

“孩子马上要出来了，男人看到会影响运程的，师爷您就别进来了！”接生婆好心道。

那时候男人是不让看女人生产的，认为不吉。

“刚才那两个人呢？”老祖踮起脚朝屋里看，却不见刚才那两个人的踪影。

“什么人？刚才没有人进来呀！”接生婆突然露出紧张的神情。

“没有人？”老祖狐疑地看着接生婆汗兮兮的脸，她嘴角

的两块肌肉如不安分的小老鼠一样跳动，仿佛忍不住要违背主人的意识，将它们知道的秘密说给老祖听。

“师爷您自己看啊，真的没有。不过您别进来，不然不但对您不利，而且带进了凉风对夫人身体也不好。”接生婆侧了一下身。

老祖只好点点头。

接生婆忙对身边一个女婢说道：“你快扶师爷回屋休息。”

老祖摆摆手：“你忙你的，我自己能走回去。”

说完，老祖一路心事重重地回到了书房。

那两个怪异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历，老祖无从得知，但知道他们必定不是常人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这个即将来临的孩子是来他家里讨债的，用完九百文钱就会离开。

老祖到了四十多岁，夫人才得喜，原本是极大的喜事，谁料这喜事还没成就悲从中来。

他在书房中走来走去，思绪乱如麻。他是该现在就返回夫人产房，将那无情之子溺死在尿盆里，还是顺应天命让他降临，直到用完九百文钱？他该像仇人一样恶劣对待这个孩子，还是像慈父一样呵护他，哪怕他最后还是要离去？

他走到自己的画像前，颤颤问道：“以后你该如何待他？”

半夜三更，岳州城的更夫刚刚敲着竹梆子走过，仆人便送来喜得贵子的消息。

老祖如同庙中菩萨一样一动不动，脸色苍白，眼眶泛红。良久，他才嚅动紫色的嘴唇，说道：“好的。我知道了。”

仆人本来想讨点喜钱的，见老祖这副模样，低头垂眉，不敢声张。

又愣神了半天，老祖吩咐道：“去找管家，给我预备九百文钱，以后这孩子的一切开销只能从那九百文里拿。你的喜钱也管他要吧。”

仆人说道：“九百文对我们这样的穷苦人尚能维持一段生活，少爷身子金贵，恐怕用不了多久吧？”

这一半是实话，一半是拍马屁。老祖听了后半句浑身一颤，心惊肉跳。

“要你多什么嘴！按我说的去办就是了。”老祖拍着书桌骂道。

仆人迷惑不已，道喜和奉承换谁都喜闻乐见，为何马师爷大动肝火？他道了个“是”，战战兢兢而去。

仆人刚走，门外有人唱了起来：“送子娘娘送子来，添得喜来又添财。添得喜来后孙福，添得财来笑开怀……”那唱词喜气洋洋，可那唱歌的嗓子并没有什么精神，如唱哀歌一般。

老祖正要去看，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乞丐就钻了进来，见了老祖就拱手道喜：“恭喜师爷喜得贵子！四十得子，难得难得！”

这乞丐老祖是认识的，他在岳州城的名声不比老祖弱半分。岳州城里凡是有小孩出生，他必定是第一个登门道喜的外人，仿佛他能嗅到新生儿独有的气息。有人认为他深通阴阳之道，叫他丐半仙。也有人认为他心机颇深，提前踩点打听哪家哪户有孕妇且怀胎几个月，日夜蹲点，听到小孩哭声就登门道喜。

人们图吉利，给第一个来道喜的人的钱多一些。于是，也有人故意取笑他，叫他“盖半边”。

老祖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书房这里来的，但听他说“难得难得”的时候咬字极重，感觉话里有话。

朝外看看天，就是往日里再平常不过的弯月，此时也觉得诡异非常，好像它不该是镰刀一样的形状，不该是打了霜一样的白色。

丐半仙精瘦精瘦的，如同稻田里的螳螂，又被窗口透进来的月光照得惨白，此时让老祖觉得他也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有几分妖气。尤其那双眼睛冒出精光，不是人该有的眼睛。

“半仙这歌，听起来不像是道喜的。尤其这‘难得’二字，不像是说难得有贵子出生，反而像说这贵子难以得到。”老祖面露不悦。

老祖后来回想，那一整夜处处诡异，事事诡异。而他沉陷其中，无法逃脱，仿佛做了一场叫不醒的噩梦。

丐半仙的笑如同干枯脸上的裂痕：“难得难得，自然就是难以得到的意思，倘若得到，才称得上是难得。师爷饱读诗书，我半字不识。您比我明白得多。”

老祖心中讶异，莫非这丐半仙已经知道其中秘密？可是老祖不能把话说破。万一讨债鬼的传言传了出去，他该如何面见他人？倘若传到夫人耳朵里，她又如何抵挡得住打击？

“没见过半仙这样给人道喜的。”老祖从腰间解下一块随身携带的玉佩，递给他，“喜钱就没有了，这个玉佩跟我多年，送给你吧。”

老祖想试探一下丐半仙。倘若丐半仙是真心来道喜，他该知道这玉佩的价值远远超过喜钱，于情于理都不该收下这么贵重的东西。倘若他知道个中秘密，存心来讹钱，这玉佩就当是给他封口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

丐半仙斜眼看了看那块白中泛青的蝉形玉佩，说道：“师爷莫急，这玉佩我日后来拿也不迟。”说完朝老祖作了一个揖，转身离去。

老祖愣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身影被夜色消融。

他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？老祖无从得知。

几日之后，老祖发现外面没有关于他儿子的怪异传言，便将丐半仙忘却了。他曾托人寻找驼背如山的白发老太太和人高马大的中年男子，可是没有一点儿下落。

日月如梭，转眼马将离即将满岁。

老祖心中酸楚，决定再找个借口不办满岁酒。

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很多人说老祖狠心，孩子哭闹他不闻，孩子生病他不问，抱孩子的次数也寥寥可数。

很快老祖就不用为找借口发愁了。京城传来消息，皇帝驾崩，举国居丧，百日之内不得有婚嫁宴乐之事。

老祖不愿办满岁酒还有一个原因。办酒要准备宴席，花费颇大。藏蓝色布包里的十几个铜钱还不够买几碗菜，就算九百文也不够举办一次完整的宴席。恐怕这头刚叫管家去买菜，那头马将离就魂飞魄散了。

这钱要尽量省着点儿花，时间能拖长一点儿，就拖长一点儿。

将近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老祖是这么想的。毕竟马将离是他亲生儿子，虽然不愿主动亲近，但也不忍过早生离死别。

偶尔老祖忍耐不住，想要故意用光那九百文，不再忍受这种若即若离的折磨，可是真拿出那藏蓝色布包之后又下不了手。

在办不办满岁酒这件事情上，家人以为老祖是板上钉钉，铁石心肠，却不知老祖为此辗转难眠了多少个夜晚。

夫人发现老祖瘦了许多，以为是公务操劳，劝他不要这么尽心尽力，他只是微笑点头应承。

到了马将离满岁那天，老祖家里一切照常，饭是往常的饭，菜是往常的菜，汤是往常的汤。

中午的时候，老祖正和抱着孩子的夫人吃饭，守门的仆人跑来堂屋里禀报，说是有人来恭贺少爷满岁。

老祖犯疑道：“我并没有发一张请帖出去呀？怎么会有人来？”又问是谁。

守门的仆人一笑，答道：“盖半边。”

夫人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仆人道：“笑他这样贪小便宜的人少见。岳州城里只要谁家孩子出生，他就第一个登门道喜，拿最大份的喜钱。这也就罢了。少爷满岁他居然也来！如果老爷有宴请，那来混餐饭算了。老爷并没有宴请，他居然还觑着脸来！我本想不理他，可他死皮赖脸不走，只好来告诉老爷一声。”

夫人叹道：“人有人的营生，虱有虱的营生，都不容易。找管家拿几个铜钱给他，就说老爷没有办宴席，没有多余的酒肉，让他自己买点儿吃的吧。”

“夫人菩萨心肠。我这就去办。”仆人转身离去。

不一会儿，那个仆人又来了，手里捏着几枚铜钱。

老祖放下筷子，问道：“又有什么事？”

仆人抱怨道：“老爷，盖半边不要钱。他说他不是来讨喜钱的，他是来送礼的。他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叫花子，能送什么礼！”

夫人问道：“那你接他的礼了吗？”

仆人道：“我看不起他的礼，他还不给我转交，说非得亲自送进来不可。”

老祖摆手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的。来者皆是客，不管他是贵人还是乞丐，送礼送到家门口来了，怎么能不让进门？”

仆人低声道：“他能送什么礼？要不是嫌钱少了，就是无论如何要蹭顿饭。”

夫人道：“老爷都说了，你还嘀咕什么？快去叫他进来吧。我看这叫花子比孩子亲爹还亲。”

夫人还在为满月酒和满岁酒的事生气。老祖听了只当是耳边风，认为过去就好了。

老祖想起马将离出生的那个夜晚，丐半仙突然就出现了，不见守门的人阻挡。为什么今天就进不来呢？莫非他晚上进出自如，白天就不行？老祖心里存了一个疑问。

“师爷，我来给您的儿子拜寿啦！”

丐半仙的人影还没见着，那破铜锣一般的嗓子就喊了起来。

夫人大喜，急忙抱着孩子起身去迎接。

丐半仙走到门口，用脏兮兮的手摸了摸马将离的脸蛋，说

道：“哎哟，长得可真好！”

往日里，夫人生怕孩子身上有一点儿不干净，但今天是孩子满岁，难得有个外人来道贺，她就不顾那么多了。

摸完孩子的脸蛋，丐半仙侧头一看饭桌，假装惊讶道：“哎呀，打扰你们吃饭了吧？”

跟在他身后的仆人露出鄙夷的神色。

夫人笑道：“没有没有。你还没吃吧？来来来，跟我们一起吃。饭菜有点凉了，还望你莫嫌弃。”

“哎，夫人说的什么话？我一个叫花子，地上捡起来的半个馒头都不嫌弃，怎么会嫌弃师爷家里的好饭好菜？”说完，他一点儿也不客气地接过老祖递来的筷子，坐在桌边狼吞虎咽起来。

他没有一点儿吃相，嚼菜时吧唧吧唧响，喝汤时吸溜吸溜响。

很快他将桌上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，就差用舌头将碗碟全舔一遍了。

那守门的仆人一直没有离开，他倒要看看这个叫花子送什么礼给老爷。

老祖没期待丐半仙送什么东西，认为他能送一张巴掌大的红纸，红纸上写一句“童言无忌”或者“平安喜乐”之类的字就不错了。常有乞讨的人见人家建了新房便送“入宅大吉”，见人家婚宴便送“百年好合”，见人家得子便送“童言无忌”之类的话，都写在四四方方的红纸上，送不了礼但送得了吉利，也不算是白吃白喝。

果不其然，丐半仙吃饱喝足，打了一个饱嗝，一只手伸到

腰间摸索了一会儿，掏出一张揉成团的皱巴巴的红纸来。

仆人发出嘻嘻的笑声，揶揄道：“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，不就一张换汤不换药的红纸？还非得死皮赖脸进来蹭一顿饭不可！送纸也不平平整整的，却揉成这样，像话吗？”

夫人给仆人使眼色，示意他不要乱说。

老祖见了那团红纸，伸手去接，说道：“多谢您送来吉利！”

仆人看到了意料之中的结果，撇嘴要走。

丐半仙不将红纸团递给老祖，却往桌上一敲，发出“咚”的一声。

声音沉闷。

仆人刚刚转身，却停住不走了。

纸团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

“这是……”老祖也猜不透丐半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丐半仙舔了舔嘴角的油光，将那红纸团拆开。

那仆人急忙回过身来，眼睛死死盯着像竹笋一样被剥开的纸团。那纸团包了一层又一层，可见丐半仙对这份礼多么细心，多么看重。

大概拆了十多层，里面的东西终于如同揭开了红盖头的新娘子一样羞涩地露出脸来。

那团红纸中有四样东西：一龟、一马、一犬、一鸡，都是银色，小孩拳头大小，姿态各异，个个锃光瓦亮。丐半仙送来之前必定仔细擦拭了无数遍。

“这是我此生全部积蓄，都是纯银，大概三十多两。以前讨来的钱，我都兑成银子，然后去银匠铺化掉，打成这些兽件。

今日登门祝贺少爷满岁，叫花子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，就将这四个兽件送给少爷吧。”说完，丐半仙将那四个兽件往老祖面前一推。

那仆人目瞪口呆！

三十多两银子对这个仆人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！一两银子可以兑换一千文钱，三十多两就是三万多文钱。这仆人每月领到的工钱还不到二百文，他不吃不喝也要十年左右才能赚到这么多钱。

老祖和夫人见了这些银两，也大为吃惊。

老祖连忙摆手说道：“受不起！受不起！您饱一餐饥一餐才能省下这么些钱财，我怎么能要呢？”

丐半仙将头一摇，笑道：“师爷，您说错了。我这银两不是送给您的，是送给您儿子的。您只是代他收着罢了。我想您那九百文用得差不多了吧？以后他要用钱，就从我送的银两里出，如何？”丐半仙一边说，一边抓住了老祖的手，在老祖的手上轻轻拍了拍。

老祖听他说起“九百文”，又感觉他拍手的动作颇有暗示意味，知道这丐半仙送来的钱别有他意。可是一个乞丐要积累这么多钱，要经历多少白眼难堪，要经过多少忍饥挨饿，老祖是不难想象到的。

老祖感激不尽，但心中还有疑惑。这丐半仙为什么要倾其所有地帮他？老祖不好立即这样询问，想着以后好好回报他，并找合适的机会解开迷惑。

丐半仙继续说道：“只是要麻烦您再去银匠铺将兽件一一